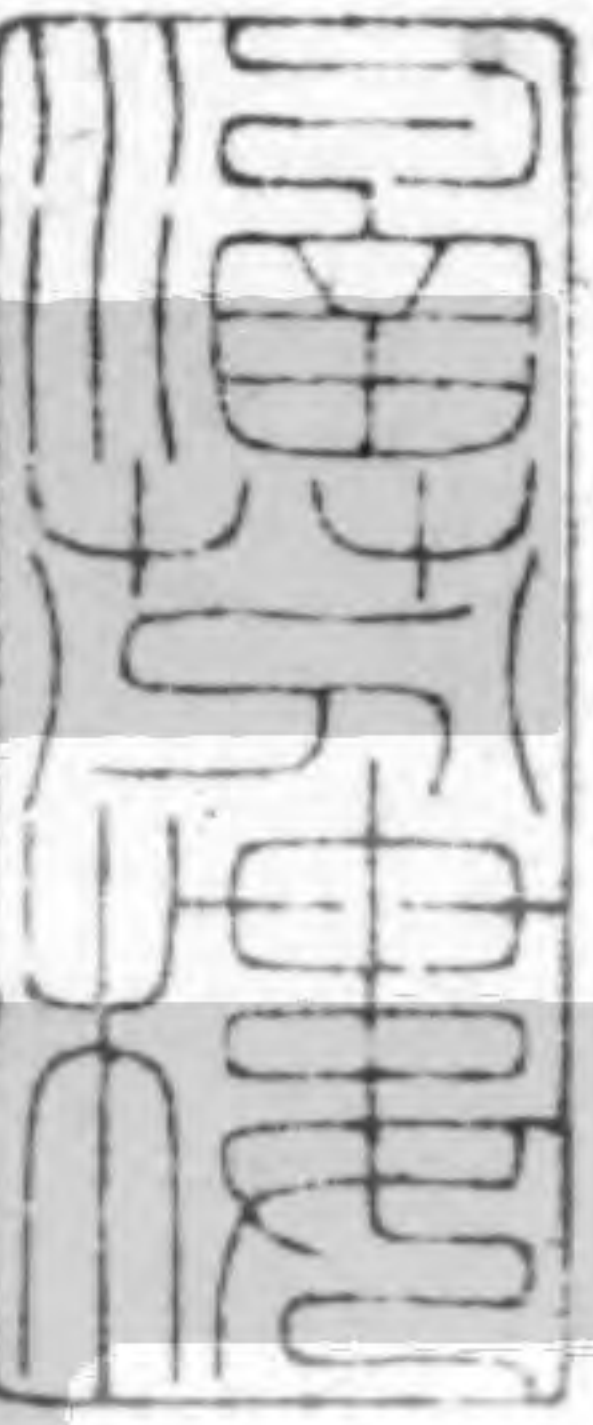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四

謝翱傳

謝翱者字皋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個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櫓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空閭北向哭乘舟至勤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喟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論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顧盼悲不自己夫鳥獸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躅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



翺者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洞廬人翕然從翺學所為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大足歷燕魏趙代問遺事故點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止乎其亡乎士克入嬰相持解不去憎聞翺翔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翺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神漂散思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耶初翺無恙時得唐方干奮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品居仁朱翌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避地于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迨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方鳳果聞

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方燾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嗾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承嘗云贊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乃不引愈用愈作弔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以橫之客也歟

吳思齊傳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父遷龍川陳氏自出大父時家烏以父任八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殺其隣之兒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輒聾不聞人事賴不與世接獨嫠方鳳閣謝翺睦方燾友善著老氏闢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村卒授所學父遷仕負即當補官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

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
令善聽微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
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
州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壻禮不衰終不就其
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文侍即
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勗之曰叱嗟而母婢也
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為太府少卿苗丞相
直堂有勲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
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是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
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
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今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為是不然茲
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
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微惜乎其自閔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

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
貞矣哉贊曰余識謝朝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二
李其傳乎過方鳳道謝朝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
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隣
畸窮孤危如男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人也既笄適平生子男三
人平從軍有材名至元七年戍棗陽平在行中既戍乃閏月
六日平以小車載婦子往時長男不從中男總七歲小男在
抱未十月胡前挽車平後推之未至棗陽西北百餘里沙河
之澗日入繫車木下宿焉夜半虎來噬平臂負之去平號胡
徒手從之力掣虎足中男拔刀室中走以授母胡得刀刺虎

肝腸盡出虎始脫平。尚能言懼他虎來不勝乃捨車扶平
擊二子涉河而西至季陽堡南門叫欲入門者驚懸火下燭
見衣血淋漓猶信為置門下遲明白其將趙侯命戲下卒往
致所棄車載死虎來歸為召醫者視平藥之三日而死於是
趙侯上其事專陽帥且官納虎皮給鈔十千以瘞平八年十
月胡以二子至自專陽濱州長吏訊之圖其狀以聞復其家
任子曰嘗讀詩至大夫行役室家閱其勤勞莫不有自貽伊
阻之嘆則胡之從戎也以情及其遇得脫夫也以烈方朝之
擊虎而刺刃也知有夫而已見之拔刃而投母也知有父而
已虎雖暴豈能啣天倫之衷哉泰山之哭天子哀之至矣余
讀張維此傳因為序其事書于後云

自然道士傳

自然道士不知何許人也薛姓或謂系出軒轅夏車正奚仲

成湯左相仲虺之孫薛其先封故云生淡泊有趣尚自謂羲
皇上人與儵忽氏鑿渾沌有功將第而祿之適華胥氏事廢
而戶外之屨滿矣文王居姜里箕子釋周縛周公東征二年
歸孔子自衛反魯講承遠詣直窺河洛晚侍孔子問禮老聃
得自然之道因號自然道士改自然處士非其也題所居曰
凡注軒尋號凡注居士周茂叔邵堯夫程正叔日游從神領
意會與道翁張遂僦居孤山之上亦號孤山賃屋翁蔡少霞
山玄卿葛稚川司馬子微陶貞白相與吐吞明月宴嘯清風
時未嘗不神遊崑崙也坐輕泄玄理左遷聽鶴翁而出處去
就之間裕如也志有專業更無定名亦順乎天而已矣然涉
世方長信道方篤名不一更而可定也當無寵辱之驚乎

真一先生傳

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林有國神農時

黃帝既致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秣以俘見帝不忍播棄封之為太倉令崆峒牟氏聞秣賢有立志以女妻之秣得牟氏喜曰此吾糟糠之妻也生子首禹會諸侯於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吾子孫必有以是亡國者心踈之然亦不斥絕旨生泛生醴生盎生緹生沈仕成周為最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比閭族黨升降酬酢莫不有禮遭春秋歷戰國子生以詐得幸諸侯獨商以清德聞齊威王時淳于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暨至秦漢商之族通顯然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胤也晉桓大司馬辟先生為青州從事志不屑雅與阮宣畢卓劉伶阮籍之徒為忘形骸之交義熙間先生抱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與先生交驩凡感欣歌哭平險逆順之途以揖先生商之元亮沈浸醲郁先生亦風流醞藉莫逆於心

元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唇焦肺渴心甚苦之會王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為之傾倒殆盡先生時枕藉糟中為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自引撲笑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元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遂有瓶罄壘耻之憂失笑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成止思與先生絕交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列著書子壺子以自娛後趙卽蘇軾追尊之曰真一先生太史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大白若辱不沽市井之譽其聖之清者欵自義叔和叔以來愛嗜釀者甚衆惟晉陶淵明最為浹洽然而酬酢之情不能白首君子昔之彌子之賢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交也釀之於淵明亦愛憎之至變與世之所謂醇酎交者可不慎哉

壽光先生傳

壽光先生古鑑者西蜀人父同嘗輸作尚方其母范氏夢明月入懷同曰此奇徵也吾為爾成之後遇祝融氏盧中得煉養術神光滿室弥月不散果生鑑生未有識察會負局仙人從代來見鑑奇曰此不迎不將應物而不藏者乎命以金膏塗頂玉水洗骨鑑遂光明善照人無妍醜皆愛鑑亦不少假借毫髮無隱對之者衣冠必肅武帝初待詔建章宮帝將御冕旒朝羣臣召鑑侍帝改容臨之賜錦綉玉匣進為玉臺即時方置大長秋以鑑賜貴人陳氏陳氏得鑑益自修飾容儀絕國遂冊陳氏為皇后受冊已謝曰妾待罪後宮不能自媚陛下以鑑賜妾膏沐必對鑑今妾以色承恩鑑之力也乞封鑑如儀迺封鑑容成侯賜錦綉如故后立十餘年扶婦人媚道覺女子楚服棄市相連者三百餘人賜冊皇后

上璽授罷退長門宮鑑懇毀求容平陽主家謳者衛子夫善鑑帝被霸上還過主家所侍良容女皆不悅獨悅子夫得幸軒中入為皇后不引鑑不敢侍上知鑑能飾后容出入不疑加賜五龍五綬后立三十八年與戾太子擅發兵誅江克朝廷大怒執金吾劉敢奉冊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帝迺制詔御史容成侯鑑克明喜飾號為察物後宮賴之然二后實危余而鑑不察反飾置之雖好色必惡心朕幾中焉夫能察人之形而不能察人之情能飾人之容而不能飾人之心容成侯何以自明遂廢棄民間聽號壽光先生

太史公曰古公亶父周之初也鑑豈喬欤曾中不正眸子眊焉鑑豈不善察者飾置之過帝甘心焉以貌取人罪鑑悟矣

送鄧善之修撰序

文章之尚緣時而異時有淳龐則文有隆汙其勢則然也亦固在夫操制作之柄者與道消息與時翕張于以風示當世然後學者一趨於正也且六經述作如日星昭布如四時錯行渾渾乎山川之流峙也挺乎州木之華滋也何其渾厚而博太倫理而音節也千載之下讀之者由然雍熙渾灑之盛如親見之至若莊周之荒唐屈原之沈鬱蘇秦張儀公孫衍騶奭譎詐之談高鞅李斯韓非申不害慘礪之論以至荀卿楊雄醇疵之作東方朔司馬相如恢詭之辭何其披靡而支離巖嶄而澎湃也百世之下覽之者蕭然破碎磔裂之風如新沐之然而操瓢弄翰之士寧為此而不為彼何耶往時科舉事具人方以言語相雄長文字第甲乙不旁搜以為奇遠引以為博鉤致以為深有不可也今天下一家元氣渾合大聲洋洋朝廷之上躬行古人而右文之治四海風動

山林之遠時及覩播告之修紀載之作詠歌之章渾然典謨之溫潤風雅之清揚將作為一經以襲六為七何其盛耶友人鄧善之歸自詞垣與余劇談西湖之上觀其津原以和沈潛以潤如清球在縣明珠在乘信涵養之深而持守之純也嗚呼質乎文乎若環循乎盛古之風躬行之治歷數千百年而後振乎則夫操制作之柄者得不有思乎宜非枯槁之士果所窺也八代之衰退之起之五代之陋永叔弛之百川東障狂瀾靡之故其為力也為甚難今時則易然也善之勉乎哉天風萬里將還玉堂之署幸為我謝諸君江海之迹倦矣得無戀盛時乎

張仲實教授宜與叙

僕漁釣海上歲時過循王之廟且式衣冠儼然有生氣固知世紀未衰必有聞孫譽士出也數年來杭聞仲實之門凡師

數十生皆公鄉材子弟凡江海士仕者問業游者問舍所出
詞章日益富為世所珍嗜不輒去手僕誠私心慕之輒今年
春復來乃聞仲寔教授宜興行有日矣僕自念飲沐其先之
故耳接其人之賢名不在謁者豈情也耶明日仲寔乃過僕
意氣言論溢所聞且慕遠甚又明日楊仲弘來曰仲寔且知
子矣將行子不可無語僕聞之士一命而上皆有王事皆教
事故為最優然聞諸仕者莫不勞且悔以去夫士有教事而
悔且勞如此豈知方之士乎蓋士處窮約時廓其庭以受諸
生其尊嚴且優游洋洋也舉莫以違其意速名在下士諸生
在前吏議在後怠者教不足弱者事不足勞且悔亦宜也仲
寔少長勲門壯食舊德温乎瓊琳琅玕之美具烏克乎夏湖
商漣之器列為故學有泉淵唯飲者取足文如宜僭四時具
詳於味者日繁且歡是故優於教矣况器識以迎事之來聲

寔以括人之譽宜將大肆於時也胡寧日有砥礪繩墨之事
於州千里之地乎仲寔行矣

送俞時中北上叙

俞時中將行友人餞之北門任士林執醴言曰士有龍家學
以為珍負材識以為文其氣充焉其声先焉然而士循之進
無異常人曾不得起趨寥廓而窺光天嚮豈天下廣大以名
進吏部夫人而能為賢乎將螿爾声抑爾氣不使激昂於時
一以千格律之公乎抑道寒仕薄未嘗日造中州上国屈折
王公之前拜自獻以成其身乎不然棟梁者未之敗而楠椁
之用將無自而振乎今之世雖多賢不能蓋子也亦明矣而
子又非螿爾声抑爾氣使不自耀者則餘二者為之决矣然
嘗觀韓昌黎氏作張籍李翱之徒遂亦名世然蘇氏之聞亦
待歐陽子之門而大吾起視江海三十年無科舉事負材抱

氣凡可為張藉李翱者不少夫果誰為之宗依耶蘇氏父子雖不迄再見而振動其聲耀使天下士皆願出其門有如歐陽公灼然復可見乎不也吾固不得而窺也子行道中州造上國拜自獻以成其身將亦子之耻也仰視清列棟梁者收乎豈猶曰未也則子具楠櫟以進夫猶曰需之吾不信也

劉梅泉松江教授叙

漢郡文學選至重也非經明行修者不與焉雋不疑蓋寬饒諸葛豐之徒何班也如也逮宋慶曆重修軍監始有學置教授或曹掾兼之或州里推擇則轉運司命之也熙寧中始自中書門下逮厥後選益尊法益詳其塗有十謂之十色教官夫自士束髮至白首嶠嶇場屋間乞一第於有司僥倖出自選者則以不拜吏部為榮以脫身筮楚為賀其選豈不甚重乎今科舉事廢上之人擇材於鄉里之公即博士考所業而

進之部使者加攷覈焉縣教諭由此其選既而分錄糾正即教事由所部井之省加詳察焉而後畀之如是十餘年始克問選于吏部間關萬里風雪滿塗而狐裘為獲觀緇上國之光者幾何人而老者病者不在焉吏部定天下選路府若州關有限而考有期來日多而應日狹不知歲月之坐困也蓋橫一經而坐臯比部使者以為僚二千石以為客書生之至貴不惟朝廷甚惜之也二十年来人之取富貴甚易故視此選為甚難幸而得之傲兀重席以意氣使諸生蓋將酬其所甚難而圖其所甚易而不知自漢迄今其選為何如耶又安知蕭然衣冠進退為館下生者不已試其所難者耶劉君梅泉將行松江吾故道其辭云

程氏受義堂詩卷叙

鎮江路府推程氏其家以義名堂曰吾有所受之也凡能詩

者賦之若干篇皇甫生求余序其首固將以為教化風俗美
事余惟人生同氣之身散而兄弟繼別繼禰之所由分百世
之所由積義之所由始也夫仁義禮智具於性而命於天命
於天是猶命於親也孟子曰仁之寔事親是也義之寔從兄
是也即事親之寔由之以從兄弟之間皆天性之所由發則
是義也父有所不待授子有所不待受油然孝友之行始於
家而達於政豈必諄、告語然哉而世道日趨家俗日靡交
相瘡而不令之情作與人恭而獨止之嘆與甚而風雨流落
義不在姜肱之被矣春風枯榮義不在田真之荆矣此程氏
堂所由作也府推公事其先大夫日凡怡、仲季之間者則
既聞之矣大夫既歿府推公獨忍死其親乎是故羣從兄弟
十有三人同門以居同堂以食仕不私祿事不怠長井、熙
熙前塤後麓左芝右蘭詩書滿闥大紛小悅鞞絲成惟一真

天游罔間內外室無私訝幹有譽用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府推公有焉則夫聞程氏之風者可不
愧乎余故樂贊其事而序以歸之

瓢湖小隱詩叙

隱者之道有二其身隱其道為天下後世用而不可泯也其
心隱其跡在朝市進退間而不可窺也若夫生江海之上老
耕釣之間無卓絕之行以自異無弘濟之道以自聞而徒區
區行恠者之歸則亦胥而泯、然不隱云乎哉然而談笑之
侯無世無之徒步之鄉相無人而不得也則夫智慮宇宙之
外精神塵埃之表琴書以自娛詩酒以自樂偃然世故之不
得免獨非隱者事乎東山謝氏子居坳塘之上名之曰瓢湖
小隱賦詩自况諸君交和之夫五湖之廣而納之一瓢之小
一世之紛而坐之斗室之安非隱者不能也余來華亭不及

識謝君而謝君之所交游能稱之且求余言為之序嗚乎余六十翁矣跡不一趨利祿之途而心未嘗往也然尚曰吾隱者吾隱者人不謂信也今謝君力足以致休譽材足以起榮名而俛首田里之事若甘心焉非隱者之倫乎他日天風雪晴扁舟独住叩門不及而返願相與成隱者之風則非人所識也因書其首云

劉思魯侍父之瀕陽叙

廊川劉汶侍其父之瀕陽教授翰林應奉周君景遠而次餞之詩必求余言為贈自予得楊仲弘人方翕然從子後得師魯而人益信予將托二子以自勗也而思魯別予是不可以無言也海之於水所受者大故其為濤也怒以泄建其平也人狎之濟以漁水之於地所培者深故其為幹也怒以長遠其久也繫百圍人不驚異時科舉事具士蕭然文字之間師

友以持其成公卿以震其聞有司失得以摧其銳而又歲月以老其涉有不索然者乎今舉無是困也氣安得而不充乎視向之蕭然索然者可熟視無也夫年以養學以養氣有充然之守而持之以蕭然索然之容胡不觀之海與木乎濟以漁者狎焉繫之圍而材者取焉未見其薄於蒺也然長沙多沉鬱之士感憤悲鳴氣不能輒平吾師魯其廓受之深出之以道御氣輸之和平之音則淵然之學鏘然之文吾且避子矣三年將拜君賜

送揭陽趙令君叙

仕猶農也以既穫為能事富貴猶射也以既中為良玉天下每以是求材而鹵莽之耕詭遇之獲不計焉夫出處有時仕止有節父兄之教成而素守之天定造物者不振耀之則善者思以前揭陽令君膚敏士也始集賢公宣撫四明即以佐

理有功起家為揭陽計凡最也揭陽仁南海徒以老母故不能行既而集賢公立朝著令君不敢以見亦不敢以仕躬孝友之節養廉退之風則集賢公之心也集賢公薨朝廷大振幽滯即以名聞部使者加察詳為元岳大臣將進之聖天子之庭令君有仕意而貧不能為萬里資也蓋自清敏公盛時退然一書生統綺之味已薄於今為庶祝融回祿相之始不得不仰升斗之祿使集賢公無恙上被聖天子之知令君而求多於造物則仕傷廉矣今天子仁聖盡擢豐邑之材而用之令君而自弃於明時則不仕傷義矣令君生清敏公之門最晚而受教集賢公最深集賢公活十萬人命而天不富貴其子若弟吾不信也令君不濡恐二十年之久徐起而收之則集賢公之心不白而仕止之義不明令君庸有道乎秋風載道走公鄉間有不以予言為信是不知集賢公者也令

君行矣

慈溪主簿茹意山叙

士有首功而不遇志有白首而未酬造物者固將老天下之智慮而悲歌慷慨之士之所甚惜也意山杭人也受檄行軍更封傳來四明即戶口厄塞遂入職方寔至元十三年春也集賢公被命宣撫寘君幕下既而歸奏天子凡帷幄之賢一時出籌畫第功吏部意山遂青衫拜命寔簿正慈溪縣事爵之卑恩之崇也意山不以瘠底自詘苟可以行吾志長官不能橈二千石不能屈邑以治聞民不忍舍去因家子爰舍之下而貧如故也歲事粳粟熟坐長老立童豎杯酒相煦勞教民出租稅奉期約射狐置兔以為歡如未去政君之薄民之厚也今將以名上銓衡若不勝萬里之役是思嗟乎功名危事也富貴厚報也首危事而食厚報綽然左券之得意山

退然不伐而人以為己功不亦愧乎試吏百里近三年有成
政循序取一官以幸妻子可俯首拾方將處民伍如秦編列
豈獨無利祿之心乎吾聞集賢公之門多退讓士富貴狎來
智者策殿造物之術窮而道德之味勝意山不得濡染之深
則性其固美也其庶於取也亦空三殮蒼莽挾此以有行不
起吾於拾給連步之外吾不信也意山勉乎哉吾北鄉望君
矣

送樓平隱叙

司馬季主嚴君平卜以隱其身者也然卜非隱具也以名教
人而利其求以禍福中人而利其得卜隱乎哉是以季主君
平以下特聞且十日十二子相配五行相休王所以貧富貴
賤壽夭天下之人不能竊之然知也知亦未易也卜始神矣
是故游天下之藝以自卑非隱者不能也神天下之術以自

利則隱者不為也能其所不能為其所不為未可以言卜也
矣夫人生於陰陽寒暑而乾坤坎離之妙語之而不能對食
於粟米絲麻而木金水火之用叩之而不能解何也大抵本
末精粗之學不明卜者始專門而道行矣異時科舉事具朝
而平康之游子暮而殿陛之句臚其通塞固不能識也卜者
之門愈盛而道益隆然世亦以是而衰也今樓君淳甫將以
十聞而隱其心也為吾張簾大坐閱市人之富復有飯斗牽
狗者乎子盍擲卜錢而謝之曰六經昌矣

送葉伯幾叙

余家越天門山之陽坐瞰海波水天際遠蠻洲蜃嶼歷晴
豁時則天光曙叢風濶潮平舟大小凌蜃頭來杳若微菽少
則帆影抑楊掉歌出沒徑列步下市僧布立岸上遙呼問海
伴故舊三老倚桅長揖載輸委市廢舉畢問且悉對然後乃

登岍洋二八市僧家憚霍醉語無誰何明日椎羊漉神擊鼓
召市敗夫日來爭貿急售幸不幸聽軒輊唯淺深穎不臭厥
載為賀既又涉旬月市僧計觚籌然後審知乾沒則莫不大
呼起拖列嘯揚颯視厚薄各滿志去又嘗觀富人之船挂十
丈之竿建八翼之榜長年頓指南車生浮度上百夫建鼓番
休整如官府令拖碇必良絳繹必精載必異國絕產時一上
步網孔目大小殺牛醜酒暢飲而後去市僧過不敢顧蓋將
輸官場之八保天府之珍者也余在隱然猶為學諸生每
見職教者克孔楊來不險濟以求羸則幸不幸輸爾載以愜
八者也業君伯幾之至也未數月也以下州例不得設學錄
故去然其深歲而不賈厚載而未輸大類富人之舶宜不入
市僧之顧以滿志去者固多矣叙以道其別

送周應申遠游叙

百萬之民一仰糴於升斗水旱之餘居富貴不知政居官者
不知民與政交相病也是故心太切則政煩心不一則政
瀆令出未孚而督者在道惠施未均而覈者在庭奈之何其
為荒政之道也公一誠明白百舉具修上不諂逢下不威濟
此政所由成而民所由懷也然而政有切而未陳事有弊而
當極公上下智慮間懷之久矣今將日造帝庭都俞吁咈之
下凡大而天下小而邦國一廣利澤之仁則公去之日猶在
改之年也爾父兄其何悲於是公乃上道遂述其辭以遺采
風者得焉

南谷原旨發揮叙

人不可以不知道夫道在天地之先兩儀以之分人物以之
命率而修之而世教立是故即世教以求道則天地不可知
即天地以窺道則其初不可究夫孔老立言其率而脩之

謂與其所以為言則極初在其掌與河南即氏族冢於堯舜
數千載之後而灼然有見於天地未開物之前故以元經會
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繇十日十二子相配為始少昊之星癸
繇少昊而上凡古始之事可翹而知其故其原曰自老子南
谷杜尊師既著德道經原旨且邵氏書為原旨發揮老子曰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發揮所由作也或曰身游形器之域
為爾渾淪之言不亦戾於道耶應之曰生民有始天地有初
道不可以有而無而渾淪之与居乃可以知此也夫他
日着笥皮冠衣布單衣執老子以居青山白雲之下則庶乎
其徵於斯云

送括蒼王寔翁邏戍公堂叙

往年余苗鄉邦識王將軍於長吏之庭時將軍有事邏戍于
連山隘中車笠迎逢弓刀先後而退讓有禮言溫以和儒

先生爭譽之未幾與滿去山谷之民出餞城市州長吏益以
敬士益以譽民益以祝曰芟舍猶在越七八年遇余錢唐言
貌猶往年之見既而以復戍公棠別余曰人生出處良難如
蟻旋磨十年之間調不改選仕不改州公棠有戍實鄰連山
芟舍之去祝吾愧也余為之喜曰居有故僚鄰有故壤君何
愧何惟其愧愧是以不愧君何愧乎公棠在丹山之厓赤水
之溪連山在其南漢有鎮亭有長故宗有公棠皆二有邏
戎既而連山以險陋間故公棠連山始分戍水入剡山入婺
女會稽民散居山谷中以採植為業梯石為田淡食薇蕨死
不越市故其俗易治君所嘗試於連山者則既聞之矣然奉
化有千里之寄守邏戍六軍戍二所以坊民之具至矣矧時
平政治民有不必坊而日赴期會之約州一小卒吏入墟落
芻米之所需酒漿之所奉雖大之阮有不得而免矣故邏地

之胥不濫出醉語即不足以支兵不削食割飲則不足以承
為之長者雖欲靜為守簡為理不可得也君行首以余言為
牧守告然後居君之靜行君之簡以與夫山林儉德之儒受
學問道暇即上鞠猴摘青襦詩筒酒斗日相從山水之下歲
時與爾民短衣晝獵山榭克遽野割崇俎以歌舞牧守之治
固不厭弓刀之為屈也吾將賀君之有成其愈於連山也固
宜諸君餞之詩余因序其首云

中易叙

大哉易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
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
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竊然如也蓋憫一世之窮相率而期於化此罔之不容不作
也然吾觀重陽之為道也如月在天如風行水其神凝其形
化何往非跡何往非罔逮雲行月移竅虛風濟其神遷其道
傳何有於跡何有於罔雖然道不可見亦無不見果且有跡
與罔乎哉果且無跡與罔乎哉雖然易象何為而作忘也筌
忘蹄必有得是罔之外云

送吾宗瑾之江陰禹馭沙巡檢叙

瑾與余同姓學業余於精悍有膽氣余嘗語以本末精粗之
道固知其疎敏有用材也既而同年祇命省戶俱為縣文學
掾講學之外獨能與諸生相周旋既用譽以去當上銓其翁
府判官以年老宜傳法應補邏戍復祇命以行奉其尊府君
之言別余錢唐曰瑾不肖不得卒業門下而習仕庠序間吾
愧也親老矣不得奉菽水堂上而俛首弓刀中益吾愧也先

生可不以無繻余曰余知翁固以翁之事告夫翁以盛年上第通弗逢世遠授秩六品復不及祿退居三十年推之挽之皆當世有力而翁獨怡然不遷固使其子先庠序之事且曰勞奔走而後食其何廉於造物也如是亦固自其心不忍貪天之功始也且富貴利達命於人而寔於天命於天者天遂人命於人者人遂天以人遂天世固優之矣而翁弗歌也以天遂人翁獨自之而子得繻之乎而况功業之見於世固無以卑屈理乎子行其以而翁廉於造物者為深訓以富貴利達人遂天者為深懲然後出所學末者粗者以曰奉其役本者精者以日深其受則獲乎上也為有道施乎下也為有宜吾將日子之望而翁之心也子行

易體用叙為保八侍郎作

易體用者貳卿保公所著夫易之為書廣矣大矣而義文周

孔之心千載而得其解猶旦暮遇之也蓋易之為道遠而天地之始終近而一日之旦夜大而天下國家之經綸小而一身之進退得失體而用之無不在是故舉理而言神明通矣而遺於末也舉數而言三五成矣而離於一也變化見而觀象者求之則圓於物矣吉凶生而尚占者玩之則楛於微矣夫然則體之吾身措之日用而後簡易之理得此體用一書所由作也然嘗論之卦有六十四而易不止於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稽其情通其事又豈一爻一辭之所能窮哉今觀貳卿所著猶不免於言下有言蓋離言則道不明離道則言不成言與道交相涉也而後體用之學行觀貳卿之易者當求於言之外云

雪竇淳上人求施大鍾叙

行禹穴而四明山為最勝俯鞠猴巖出二十里遂有雪竇飛

瀑千丈激雪跑空玉乳金沙時一簇露人緣蹬而上如行十里許盤迴折伏若已窮絕至其上則平田廣衍可數百畝有竹箭杉栝之饒奇峯峭壁高入蒼莽如來氏結廬其中建明覺大師道行東南雪竇特闡宗仁祖在御嘗夢游其山故三數名德跋涉之遺朝廷敕有司視宰堵具然後寔地由人勝如是乎寺更刻灰以來前石門來公措理其先今野翁同公紀畫其後殿閣堂廡庖福之區幾數千楹而後大備鍾樓視寺尤壯翬飛翼跂與山俱齊而縣金未具殊為欠事於是召匠計金錫之齊若干萬斤于銑鼓鉦之度厚薄侈弇之宜厥有成制奈何弗給一日野翁方秉拂坐石常所辦事而進曰官府坐曹以鼓為節故示民期會由聲而出幢剝昏旦以鐘為令故示佛知見由聲而入諸袍住卧於此鳧氏之工獨未究竟何耶朴翁溥師藥岩是師合掌前曰公卿貴富之家食

施宴常如五穀邁種穫於既獲名山大刹資其利益者亦如矣固有聞雪竇而未游、而且未忘者寧獨無心乎疏擊不出山故願施者亦不緣遇寺今二十年斤斧相尋亦殫矣歲所入不足以飯其徒之日來而暇鍾乎請扶䟽以行乃告其事常與游某聞如來氏以道覺天下故縣金在樓所以動夫人之耳而聲聞為近道夫施出諸心隱而不可測迨著而入物方可俱達人其客有恠乎二師行矣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四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五

閑閑說

呂道士自陽明洞天北還京國里人任士林遇于錢唐之閑
元因道其友吳君閑之賢而問其說洞天天下之物理者形
色不能移窺天下之事情者耳目不能役是以無營無求嗜
欲淨也不將不迎天字寧也夫天以貧富貴賤毀譽飢渴寒
暑命於人而人之生日後旦無孽之事者其志貌屈室無
擾之入者其妻子怠故酬酢日工馳逐日勸吁亦勞矣然
而聲利之府而有尸居之安車馬之場而有踵息之樂其故
何也蓋萬物以默中人識其机之來者不危萬境以察之
移志審其處之安者常吉是故充吾知之所至以應夫事之
方來如求之過躡躡鏡臺之坐蓬垢舉不足以况我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則坐忘之齋天游之室日在人境中矣莊子

曰大知閑。此之謂也。雖然吳君老子徒也。洒然熊豹之姿。充。然日與猿鶴相俛仰。方將枕藉白雲。吐吞元氣。則其清淨空寂之學。碩何往而非閑。之境乎。然鍊形氣者。勞其神。歌洞章者。誣其息。鞭鸞笞鳳之御。遠上界官府之事。具雖謂不閑可也。非神交莊周之論。於千載之上者。其孰能與於此。作閑。說。

阮氏二子字說

圭璋璧琮。所以備頡聘之物也。與事人之有尊卑。秉之旗也。故有備物必有備用。有備用必有備質。有備質必有備工。質之不備。而能成物。以致用。未見其可也。易水阮氏子伯曰。圭仲曰。璧從子游。羣君之友。思易其名。故字圭曰友。璋字璧曰友。琮固將以備物而成用也。然貴爾質。使不疵。凡爾工。使不削。卑以進之。而尊受之。禮以成之。而信徵之。則人莫不嘉。

其有比德之行也。雖然圭璋示有奉而全。歸之所以成禮也。璧琮示有加而重。入之所以成財也。成禮成財。道之大者也。出處進退。宜有所擇矣。可不謹哉。

趙常父字說

三山趙君與權字常父。江海士也。與余善。既而為吾州學官。正部使者高公行。即常父偕。余揭郊外。既至州。長貳屏若拜庭之。為獨常父命坐。明日詣學宮。常父語益親。出題命試。士與進退。凡學之士。唯常父是聽。又明日瀹茶。諭政視墨汁。三升在案上。因請常父二大字。公執筆未下。而問其義於余。起而對曰。萬事之理。莫一乎常。萬事之適。莫通乎權。可乎。不可乎。不可者常也。可乎。不可乎。不可者權也。今夫天斯覆地。斯載日月。斯明而雷風。山澤之如。雖權亦常也。今夫衡低昂。輕重唯物。來是應。而銖兩之昭。一定為不可易。是故

察權於常如斗之杓火之燧察常於權如色中之膠青水中之鹽味也欽聖人以精一執中示後世故夫子鑿然揭中庸之德而適道與權之論不廢子思作為中庸一書而時中之義特明執中執一之論出天下始日趨於權以故流而為術為奇而不常之差不察也常父以常用權矣權守常名之稱也公曰善遂漬墨作字俾書其說

河間牛仁名說

河間牛理以醫道游公卿間余識之於柳使君之門嗣是欵我書樓之上日再至遂及盡叩其及人之效業亦工矣一日欽襟問余更其名余名之曰仁昔者司馬牛問仁於夫子告之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夫醫之業有為仁之方黃帝所以設為八十一問答竟陳為醫之難是豈或異於夫子言仁之難乎牛君知不易於為仁必不易於為醫矣牛君曰甚善

名我而併以問字復字之曰仲濟云

戴易初說

人生天地萬物備日與造物者旁薄乎無垠非一部全易乎窮變通久之機追感攻推之妙是不可不謹其初也初乎易乎百骸九竅其造為君臣乎何有乎圖書易乎初乎日用飲食皆義之周孔之妙而連山歸藏周易作矣我醉欲眠先生就舍

胡寄常雲寄說

雲山澤之所蒸也然則山澤雲之宅欵其所以浮遊舒卷於太空者非寄乎雲非日月星辰比也日月星辰固根於天者欵日月星辰非天之贅乎去日月星辰而為天蒼蒼者其旦夜於人乎雲茫茫然終日行山澤間人不仰其潤膚寸一簇草木委心而待滋異哉其所浮遊舒固屯需之庭乎其寄

乎作雲寄說

高氏族譜引

高氏族譜居有莘曰昇子明作也自唐太傅文獻公至先大父若干世中則魏州別駕府君為有莘別子之祖繼別者若干世繼禰者若干世宗合族屬具載達而仕則曰諱某他遂名之曰高祖諱某祖之也大父曰諱某逮事之也娶某氏皆不書不以名治際會間天叙也生某歲卒某歲不書主在室也自別駕葬有莘八世異兆相望昭穆之有序位樹壤之有豐殺不書墓有表也別駕而上葬不知域因不書也觀是譜者尊祖敬宗收族之道盡矣夫階以婦降則著代之年也代日遠則思日踈思日踈則情日衰矣故六世以外姓別於上戚單於下然等而上之由庶姓達于正姓繫而弗別者親之也人道之紀也順而下之由正姓達于庶姓綴而特殊者

踈之也先王之制也明先王之制繫人道之紀此譜之所由作也嗟夫：人父生之而別禰之繼殊母育之而羣從之叙出婦妃之而世祚之端造處人道之大可不自慎乎惟抗志節則可以闡宗姓存孝悌則可以保族屬知人事之本可不自强乎子明好古汲深與予游最密譜之成也俾書其端不得辭

王一初說

大哉一乎天地萬物之初乎故有一而未形則其初者為有一而已形則其初泯焉然一而二、而三、而百千萬億則百千萬億其各有初乎由百千萬億之初而求夫二而三之道且不可知况一其一乎一其一則二矣而其初已不可求矣惟夫要終而返極合散而求全則一者常在初者常存孰得而二之乎是故求之吾身以父母未生為初而繼善成性

兆於二五之凝求之吾心以情欲未動為初而生靜感動起於七者之發一何從求乎初何從朕乎然而無極在吾前混沌在吾後一者常湛然初者常不露以之日接以之天融雖百千萬億之殊吾之其一而已百千萬億之窮吾知其初而已何有乎未形何有乎已形者乎雲間王一初字一初號一初問其義於余作一初說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五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六

復志賦

哉黃靈之淑胤兮旗所履而為姓越奚仲之有國兮誕繩於車正逮長滕於宗周兮歷萬祀其猶兢座以言而發身兮鄙以力而稱聖紛支屬於五兮方既班乎家乘會稽之句章兮聿御史而有聞迭世祚其顯昧兮覃斗海之有孫眇隘州之一曲兮羌幽築於白雲抱昂鼻之仇愆兮戴圻頂之鬢鬢辟長風於萬里兮信散木之擁腫恫窮鄉之嚮卷兮矐余目於蹇淺招庚癸於首山兮思飢渴之不免孰知夫倡翹之大呼兮勤茅經於林展兩絕灑於碧虛兮空回戀於有滄木掩靚於春陽兮佩秋風之未慘忻吾車之未駕兮謝直矢之多岐抱素絲之不染兮紛黑白其何為軻者丹之奇餌兮不如魯勾踐之良規大良造之適鞅兮不如退受安人之罵

舜秦憎之乎嫂妹之詢忍兮痛修舜於殉市之尸非淫之乎
子瑕之受憎兮迺瞿夫媼賈與李斯喘債軍之株坐兮悟不
死廟中之更溺憎女子之見賣兮悔不忍膝下之年少讓不
恩國士之揃拂兮又何致必斬趙衣而讐報不激屠門之
歌曲兮又何致必推晉鄙而危蹈心固不可溺於所涉兮智
固不可售於所市身固不可試於網繆與睚眦兮足固不可
失於流行欵坎止感耦耕之招携兮何滔而不敢守孔約
而固貳兮憚翼羽之人擬不察於薇粟之重輕兮亮溝壑
之有命不問於蕭艾之緯結兮付江濱之行詠信皎其
何之兮聊墨以隱情卒餘懷之業兀兮庶察者之見微道
悠長而日邁兮罔施謝之足懲尚壽考之徂彭兮安知來哲
之無情

游越天門賦

柔兆之春二月既望任子與客泛舟遊於天門之表于時颺
母停颺慎即卷霽飛滂不與淡漫無際始則拖長綃偃帆腹
裴稟蚌蛤之洲睥睨龜鼉之國少則掣洩汎悠勃
如雲逝蕩若漚浮浩不知蓬萊弱水之在眸也浮余觀於漢
裔渺一世之蕤苴有石塘萬里鱗然隱波濤之下此始祖
龍氏之所鞭乎何其神也靈洲警來絕島遙沒陰隱過
大業天子之祠焉見其君臣黼冕將帥鼓旗儼然牙櫓錦纜
銜尾而維也又何其奇也嗚呼二帝之所規悼生民之不幸身
未死而變隨頽英雄其何往於是停橈而思窮而愁作噫
嘻悲夫客亦知夫天地之數廢興無常而孰執其綱變不必
擅觸之強荆不必暢凡之江上之寂又安知非人世之
揚客遂鼓柁而歌曰擊蘭漿兮扣桂舫訪田氏兮吊仲
連數微不可御兮驚力不可謂賢然乎然哉吾烏計吾身

之久邇余延敲脚唱小海以和之客復擊節順流而歸不知舟中之有明月也

閔已賦并序

正月八日獨坐雷公山中天寒風緊抱書自憐漸老醜之過人慨盛時之不再匪私駢角恐墜肩墻作閔已賦庶幾成此志耳其詞曰

肆后皇之嘉貺其藐然之一身戴玄髮於芳鬢含纖齒於麗唇匪肖貌之我私獨降質之爾淳有賦予之重責尚隆緒之大振張余挾於幼耿自青襦而裹巾亦淳濯於羣汚窺未光於德隣孔孟吾之師不可以復夢兮為誰門之人顏賜吾之友不可以遽作兮為誰居之群倚泰山而長嘯俯黃河而孤嘶瞻飛雲於月下訪流水於回堤謂雲行而月跋兮亦升東而沉西謂水逝而堤在兮忽高岸之為谿理不可以逆曉事

不可以深稽去者非人之所推陷者非人之所擠來者不可以徑過降者不可以驟躋取余思之茫々隱余神之凄々匪飢寒之足慮匪患難之足疑恫大志之未立矧絕學之無依人不能憂余之憂兮余亦不能悲人之悲聊紙筆以自係走四方而陳辭庶聖道之未沫將援余之孤危

感雉鳴賦

余歸山之明日甲子日斜有鳥有鳥鳴于竹西蘋搗綺翼紺趾雕題余睨而視之曰此殆丹鳳之儔耶嗟乎哉山梁之雉也亦何為爾栖々者欬鳴声益和如語以臆曰承后皇之嘉惠肱大和於矧翼檻草木之清麗濯雲烟之絢碧被文繡於外體抽肺肝之五色將自拔於羣飛羌好修而強飾吁嗟乎余身之章兮又安知非余身之賊祝網密而羣空虞机張而羽積林無全鷁野絕胎息觸骨罌之紛然耶擇音於彼木濯

余羽兮清泉克余桴兮棟寔固將坐錦衣於泥塗被黼藻於
荆棘者與悲夫太上貴質其次有文而好自用斯為下矣
猩血染而管泣象齒幾而身靡鷹能搏而困軒楹馬能馳而
厄鞭箠龜以笑焦翮以毛死是故君子不失足於人而黃中
通理也弔正平之鸚鵡悼賈傳之飛鵬訪嵇氏之昂藏睇楊
家之紙犢拜自獻者何必祇心臊乎偃肉已矣乎春山空兮
春木頽春雨零兮春草肥天地為樊兮日月為鞿優哉游哉
兮飲渴食飢欲鐘鼓於魯饗謝簫韶於舜儀彼霧中之玄隱
固將有感於陶妃

翰音賦

若知鷄乎錦衣繡翼孤味我冠被鳳之彩插鶴之翰音聲浚
美容止輕鮮翹羽族之稠濁諒五德之獨全然而沐浴泥沙
步啄虫豸曉樹棲早晚柵歲矮朱：淵：進退失解夫豈慕

鳳凰之戀匹仰鷹鷂而護雛不借力於九萬遂扶搖之所圖
鶯鳩槍前鳥鵲遠目皆啄非雄羽毛未刷猶決起而驚飛吾
何獨守此桀也爾則明河在天曙色上戶一振聲於兩翮若
怒飛而遠翥勢甚超凌力則困阻氣亦飄揚身不能舉如長
沙之誼蠶室之遷過永之柳謫潮之韓匪志氣之不厲獨墮
影於孤騫既漆我羽又隨我距謝雲霄之羽儀抱村落之風
雨恫升躓之有命匪軒沉之在人聞爰居之憎登亦辟風乎
魯門

蟠松賦

湫堪輿之神氣孕東海之平蠻絲百昌之甲宅儼孤松之結
蟠根半蝕以秀出枝萬折而回環允神物之附靈時矯首而
盤桓嗽然鱗甲之四縱傑出頭角而噴玩霧市暝合雲衣畫
飛非鞭霆而欲駕則既雨而初歸爾則童豎俛仰恍然劉累

之馴擾風雨吟哦又似夫葉公解衣盤礴雷電至而馳也
意嘻龍為物靈不離鱗甲蕩日月撼山淵不崇朝而雨六合
何其神也桎梏禹宮之梁斷削雷澤之梭延平之劍津吏夜
驚長房之竹騰波自駕象罔求而不得雲霧集而時化又同
其幻也而况乎青髮君之盤蹤秦大夫之春容妙蛻蛭於氣
母抱不化之神蹤龍不知其為松不知其為龍人不承澤
蝶蟻為宮龍乎松乎出冢間之雷車走隴上之雨工松乎龍
乎撫亭曲以一嘯山四立而長風

鳳花賦

若知鶴林之神乎霜月如銀西風砭人丹艷自春何以羽翼
賁此坡壠爛然九苞躡為孤鳳百鳥無声精采欲動吾聞蜀
山之魄下故墟而啼冤洒丹血以成葩幻七七之妖仙近羽
族之初服宛來儀之踟躕出不化之神為帝為鶻為花為人

而復幻丹穴之形有不可致詰於洪鈞鷄憚犧而斷尾鶴存
雛而拔羽机心洞人網日如雨將色舉於朝陽甘草木以同
腐者乎噫嘻良嶽之植政和之網輦而致之汴水湯一鴟
不發摧折無光天子曰吁謫婦故鄉抱則而旋東風重芳蓋
天津之舌舌既饒矣使一見賞幸則華林之觀銅雀之二喬
矣其不為強項供奉之所笑者幾希安在德輝而下之立翠
微之曉月伴棟樹之後風萬卉欲寂空山自紅太宰鐘鼓而
不惡紅裙檀板而不驚蒼梧楚翠竹亭清風徐來求皇
欲鳴眇不知花之精鳳之靈吾亦蝶我之俱化歌樊詩之高
聲

賓月堂賦 并序

永嘉葉伯幾士林識之西湖之上清風襲人真畏友也未幾
遂為吾州師出其翁賓月堂圖俾賦之翁既方教江西遠在

千里猶夫覲也其辭曰

南屋主人既堂成之夕天宇清新玉露橫陳若有人兮駕言
徂東徘徊斗牛歌舊雨之不来嘆浮雲之於我將有謁于主
人之堂於是蜚廉揖至大夫掃門初猶讓登顏色未兮以乃
拾級流光若奔主人方坐堂上仰見玉人頽而樂之罷琴與
書三揖入帷作而曰靜而清默而明不將不迎應物無形此
佳賓也吾嘗遇子逝川之上不沈不浮與時俱流又嘗覲予
東山之巔不磷不緇清風自怡子不我賓而賓子誰今夕何
夕寧不我規賓亦從容不覺前席若有言曰吾聞皎者易
汙盈者易虧潛雖伏孔子昭明吾誠也食而見更而仰過
吾資也是故大白若辱黜陰滓之或來也大盆若冲信滿盛
之必移也吾知吾情而已又烏以規子為主人起謝入而謀
諸婦洗觥具杓與賓相屬主人起飲賓不語主人起舞賓不

成三賓不去於是歌太白之詩屬坡仙之句鸚鵡更
寒天河東注主人既醉而寐賓去不顧

吉祥賦并序

吉祥草酷似蘭而踈秀異之海國有其種率云十歲一花然
鮮有見者余通僧智傳之室見一本紫莖而花莖總二寸綴
花數十似瑞香而斂小近翫之有香氣傳且謂余曰種且十
五年矣今總一開感係之餘賦以自廣

瞻靈姿之幽絕募天竺之化城挺纖踈之奇植負吉祥之嘉
名孰北滋於下土置見擢於衲僧方其根移露本盆壅春膏
儼紫莖之逞瑞伉蘭蕙於亭臯然而朝培夕溉十有五暮春
風秋露日以披滋卒深韜而重蕝何堅忍而舒遲諒得天之
獨厚不驟悅於時宜候半世之力深迺舒英而揚奇噫嘻江
路微暖野梅漏枝駘蕩未透宮楊既綠木俟夏而藪綠葉迎

秋而飄飛含英之本麗土之支孰不聽造兒之鼓舞候氣母
之推移肯耐靜於寒暑不歧榮於侮萎噫嘻甯越之學請三
十年文公之伯十九載而述邇彼長沙之誼之寧志於初歲
玉樓之賀無靜心於早慧一發泄而輒衰萬不成而敗繼余
嘗感人事於河清之期悟城非於鶴歸之世三竊桃而人未
知年屢爰海而悵其東逝謇美草之感余起余東之繆計尚
深根以需榮儻來時之未艾諒就木之嘆婦又能安訪此花
之開閉

老婆牙賦 并序

東海有物曰老婆牙庠房醜石培之得膏是可怕已隄州任
子為之賦曰
何氣母之形幻縱造兒之經紆探川后之珎錯得老婆之貌
牙既齟齬而戲軒亦齧齧而虛齧斷乍斷於一屏竹終齧笑於

浪花漱嗽乎春潮呀呷乎寒沙如懷英之石露處之蜂或稜
層而墻壁或異宅而殊封者乎于時菜鮓遠香葛禪無句寥
木頭之叢耳披江上之破布忽真牙之墜余尚流涎之煦
登徒齧屑之妻於是乎朵頤玉川赤脚之婢遂為之掩口又
况青女弄嬌玉妃試手風姨窺軒月姪呈牖推案上之黃妳
篤甕中之酒母傾礮砢於寒府堆庠於古缶目掄齒決槌
敲石培得金膏於沙礫吸玉液於症朽噉不償勞爭取恐後
噫嘻悲夫薺華之妹齧犀鮮、素質化已遺齧露然輔已脫
而車在脣既亡而不寒豈舌柔之易毀而齒剛之反全諒堂
下之乳婦宜對此而辨辯

水仙花賦

漱伊人之蟬蛻兮宅清冷以為扉越蓬隔弱宵不知其幾千
里兮跋余望之忽軒臨之翠蓓兮見此綽約之芳姿曳青蔥

之華裾兮倚玉壘之披、逍遙清霜之夕徘徊明月之辰佩
乞碧霞衣紉綠雲金杯盃兩玉盤承津軒和注溥斟酌天均
于時庭空人靜萬寂不作声沉步虛之歌奏香鈞天之樂江
妃具俎以進羞海若元賓而酬酢持杜觥而未揚想堂中之
歡樂予亦洗盞更酌接芳蕤而為客縱歌頽然不知天河之
既落

庭椿賦

燕山之陽南冥之濱有大木焉其名曰椿蓋抗歲時而聳立
揭造化之躡、者欤相彼奇亭夷庚掌平迺眷簣村覺椽列
星維陋巷之蕭、兀幽人之柴局有椿喬然闕乎中庭玄雲
構其堂宇秀色結乎軒楹觀其崇根碩李挺柯網葉翳、烏
尊、烏青冥黯、皮溜雨而解脈榦拂寬而冗還簞日月之
氣陰控雪霜之飄颻千尋引而表端萬鳥棲而影接蓋根抵

之擁腫性也豈不美乎莊生之櫟枝葉之榮暢時也又何歌
乎王氏之槐耶訪歲寒之松柏盼老人之豫章或輪困以為
奇或偃蹇以為傑孰與夫却匠石而鬱第謝萬年而崔嵬者
乎爾則稚竹株連弱松肺附結緒根於地軸藉末濡於雨露
想其族幹懈憐列萬間之厦屋不足以喻宗條鱗鱗雖千社
之枌榆又何足以同年而語耶於是天翊其貞地陰其植寒
暑節其涼溫鬼神呵其峻特醴泉夜注而人不能挹以草木
之滋卿雲晨覆而人不能以衣青黃朱綠之絲人不足以扶
持而終風不移人不足以悅懌而陽春色怡此所以俯視君
遷傲睨平仲而永為斯庭之瞻依也耶彼尋常之橋梓亦何
足以與乎斯

石假山賦

天地之間境足以移人、移之而飄忽物足以致人、或可

以致物此操地之神所以對愚公而龍軌也抱然犀之餘焦
覽其區於一日點波臣之晝泣開水府之羣玉竭煉之遺高
餘之斷墮而星芒結而水沫耽枯影之申徒紫黃鉞之沈璧
何其奇也爾則鐵繩千尋魚貫萬夫水厭人而不悔鞭有血
兮疾驅躡者踞者立者蹶者銘者劇者獨者附者似鼻似口
似蹄似股似蟠而虬似鬪而虎雲幻狀兮孤凝鳥停思兮欲
翫神剗鬼削闕面呈跌出濠濮於華林紉乾坤於一壺九華
晚立五老前揖級賜履之登躋養瞳神於萃兀誰欵抱琴徒
倚而吟樂山之樂萬古此心草華木滋挹其仁也霞吞霧吐
擊其神也厚載靜容德我則也霏翠排青色我覲也真趣已
亡枯立堂：子胡樂之以偽翼狂主人曰噫不毛之珍天不
恠取終日之介置我丹府誓言不移容揖而去

不礙雲山堂賦

他日太學陳博士為余言大夫陳次賈之賢會其子自錄教
事于勤及交之嘗曰不礙雲山堂先人南豐翁之所築也今
更深密存先扁大慰先志之不白子其賦之其詞曰紛吾車
而夙駕溷九軌其何之歲丹：而不苗况秋露之夕滋弭節
蒼梧之野醜酒峴山之碑羌往跡之莫予追也靈龜許予以
改行江妃要我以既渡濯予舟而五覆駕陽侯之初怒洄不
可以徑逝也於是晞雷峰賊石唐領跨五花巖跪羣羊心夢
夢其如醒散清飈於流矚訊厥考之初構市紛來而擊轂神
默：以昇予閱歲年而抱獨爾則鷄犬桃源父老秦服石屋
無扉陰雲覆足朝雪溪兮濯襟夕晞髮兮溪之涉抽玄鑰兮
參同餐神氣兮丹林圍群山兮雙門帳白雲兮南壑傲萬物
之虛舟獨翱翔乎天府嗟夫雲山之奇造物所吝訪雷澤之
平蕪恫專車之後觀帛衣冠於江左之年問風流於王謝之

舊想其尺烟寸雲質。然紅裙蠟屐之所到人不得擅而有也。雖欲分樵斧之夕陽。占漁柳之明月。慮有德色矣。斷林火青頽垣。兩黑睇猿鶴。其何人載英風於上國。爾乃意行莊鳥之吟。足重下車之揖。心舒體快。目靜神逸。向之幽姿絕。觀屈辱於牙籌金埒之家者。得不獻笑而迎。排青而立也。於是撫其園而為之辭曰。

瑞粟賦

山之南兮有堂。漱丹井兮伯陽。荆之潭兮可觴。溪之雪兮可湘。是為群山之園。兮以朝弔先友。兮落星食舊德。兮炊香豈為萁。兮田荒筆耒。兮兒壇歲將莫。兮無梁豈無人。兮康莊翔鳳。蔣東莞家。刈麥長沙塘之上。得一莖七穗。焉東海任士林聞而賦之曰。

長塘之陽。維粟穰。匪駢匪枝。七穗一莖。匪雨露之私。匪神氣之戕。維君子之戒天。揭之祥牝牡異宇。卉藁間芳。豈不獨見。妖人之狂。拱桑理木。岐麥頽禾。世衍時成。瑞出則訛。今滋歉乏。民蝕吏苛。七穗在壠。賁此坡陀。悝盡地力。晦益三斗。穗不七兮。民害以厚。錯實塞下。日輸百萬。穗不七兮。民竭飛輓。蔣君之仁。克然。賦和以從。兄孝以奉。母日服其罇。地亦藪漏。百里中。仲尼羊茁。視粟知人。田父孔悅。何以繪之。維北有象。誰與紀之。竹林壤。

寶鹿賦

成宗皇帝臨御之明年。陞奉化縣為奉化州。於是始興復文公書院于寶麓之陽。既成。假祠吏任士林賦以落之。其辭曰。紛萬山而越行。兮氣蜿蜒以冲融。東赴海以將窮。分勢糾結以益隆。又析鄞而東行。兮有開元之故封。出雲南之廿里兮。摘青櫺於秋風。斲華項之右股。兮乃益崇其西墉。叱太白其

蓮走兮柱南山而膺空下廣衍兮為疇為丘中疏淪兮為洄
為流忽寶鹿其隆起兮寔枕雄乎一州喧唼於釋子之鐘鼓
兮屈辱於牧豎之策笠又不知白雲蒼狗幾變幻兮而春忽
秋也木偃蹇其獨卧兮而秦封之不受固將叩其據於混沌
也花摧折其特芳兮而移根天上之年瞭乎其猶可問也於
是訪昔人之所廬兮得嘉定之故址察鳶魚之上下兮收端
倪於天地迺薙蓬藿迺斷松梓棟突兀其凌雲兮門洞開而
出日水抱曲而吞江兮玉橫陳而架筆羌紫陽之舊祀兮有
白鹿之初訓瞻申之燕居兮立青之彥俊以游以息以
講以習時風乎其詠舞兮曰微吾其誰歸日彌高其鑽仰兮
亶卓乎其如立噫嘻道不擇地而存兮地不擇勝而尊臨廣
大兮精微之用藹宅高明兮中庸之体具尚從事於斯文兮
其有孝乎廢與之故

燈花賦

夫何清夜之炳兮吐丹艷之灼日抱烏而行空兮月樹
桂而流魄矧膏火之自煎兮乃含華而舒萼出坎離之遺濟
兮爨火寒於尺宅迺永神於九死兮忽金芽之中折曰惟人
事之吉兮功或成神於龜焦主人曰吁蒸成菌樂出虛呵骨
祝凡迎鵲避烏是固率天下而路也物有儻來豈固以喜為
示也事有妄意亦固以喜為戲也菟不知其故也天地沕穆
兮萬物以遷人志侘傺兮日鑿其天工為南而智鷲兮接為
構而心然精神外薄兮物挹其先嗜欲將至兮北扣其玄紛
吾車而交誘兮困鬼神之所玩焉萃女入兮昌出因越施建
兮蠱具舟姜醉遣兮戈逐羸侍中兮夜挾輶贈予策兮魏諫
釋予驂兮中流兆豈足以行矣机密庸其所投竿籊兮車
以載築登兮象以求五羊百里一言千秋堂下駸箴旅中

馬周允夢寐之不叱燈有占兮何由至若角枕繁兮夜泣守
宮殷兮臂紉濕織室兮魏俘趙近家兮代籍斬人祛兮諱謀
射人鈎兮縛釋將孰從而訊之抱驚魂之初惕龜鼎香兮羔
美朶我願兮動者指食既戒兮皮冠何從酒在盛兮睨無禍
之與同彼夢泣而且旦跋或壺而履凶府潭：而其刑兮擅
轟：而趨縛位上卿而東市兮身四輔而仰葉九錫具兮神
飛符美新兮魂索呂肉赤兮霍骨白薄氏貴兮昭誅成母尊
兮王氏藥祿如意兮承人立玉樹歌兮擒虎迫諒兆吉於未
然亦是花之所詭鄂鞞：兮誰欣終不減兮誰雪嘆夫憂樂
同域兮吉凶迭馳利害楚槐兮是非守机喜不足德以色兮
咸不足以留眉天不可以逆討兮道不可以預推適來時兮
適去順賈悲欣兮目一瞬驅五步而却止兮有千里之陰鞠
抱墻角之短檠兮聊以對白頭之繁燼

蚯蚓賦

大塊噫氣人賴比竹而善鳴者則有羣物以旁以注以曾以
臆以脰以翼類不足而足也彼却行之微息示土德於帝初
進不吸風露之枝退不登鼓吹之車誤中斷於斤斲而蠕動
之自如何杜声之激發而止作之誰歎時則綠雨圍陰碧雲
漏晴江月流清得意自鳴人聞之而復寂夜中分而既停何
其異也予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也嗟夫：人
之聲生於所感：生所過耳目心志其且也喜怒哀樂其樞
也故蕪若機括振若金石感之者形開入之者心耀是以飯
牛度虜九歌五噫安知非弱老而不歸者耶彼且委形於天
委和於壤聊以呻吟其天倪不足係人間之俯仰童子曰吁
含化以濡不如抱枯含聲以呖不如冬結彼固安鳴之子亦
忘聽之矣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六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太常卿孫靜見文集後

右孫太常詩文若干卷其子凝出以示任士林將授之梓以
行世也某嘗讀庸齋趙公所作夫子衢州家廟記知公治郡
日為政固有本也况徐徑畷為之民梁子奇之為客寔踐力
行之學所以施諸民事而措諸文辭者宜有徵也至則凡立
朝凡持節迨為京大尹殿陛之吁咈廟堂之可否與夫當世
儒先生之往復辯論下至即諸生日講說鑿然理本之言
豈操觚弄翰者所能窺也尚惟奮史散止新聞未有攸繼吾
於前修筆墨之遺宜可服而習之則其行遠也固宜遂書以
還孫氏

跋史文靖公遺黃司戶襄閭書後

史文靖公所遺黃參軍真文忠公之徒也語其才力宜非永

國所棄第失其名字不知終身所到嘗備中朝之用在當時
所疏否抑不知驅馳幕府之間如近世謝疊山所追惜否起
公論於百年之後此帖不無感云

題劉忠公諫草後

清議有益於人之國乎世無忠公一疏則父子之道幾絕壯
矣哉然淮蔡功成奮耻亦雪衮衣初歸處置未定而其人竟
失終身之節天乎吾固惜其材之未盡施而忠公之氣則已
伸矣

書大野宮講方公墓銘後

往時子大夫之對在廷輒得正人起公論於異世庸有賴也
余感泣久已友人方叔敏出其先宮講公墓誌銘且示甲子
歲策癩：除舊布新之事當時以為不祥卒一校書即以歿
惜哉彼選居其亞而寵教超凌卒為歌後鄭五僅免為止國

之辱亦何補哉然公唱第日慨念其父南安府君名在甲科
不出七人之列孤能不以首選為驚乎故九賓一呼而涕泗
交下自關庭至期集鞞絲帽影終為之不憚是固不樂於達
以越我先人夫亦甘於斥者欤此銘筆之遺者俾刊之碑陰
云

考亭先生聚星屏後題

天地之精鍾而為人賢者其秀也故其精神流布上著於天
星象不能隱其德傳說之傳不可誣也今夫使入蜀客近帝
列雲臺墮營中、台少微出處生沒信而有微則夫陳荀氏
太史之奏固未可辨其為誣也然嘗觀太史公天官書景星
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劉氏季世金火罰星揚
光天廷俱入房星衰楷憂之矣太史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
瑜又憂之矣漢事為可知也穎川入房一度胡寧而有德星

之徵乎二翁德瑞世二難八龍賢足以挽漢之回天象固為不誣而漢事終可知也則二嬰抱車中坐膝前玉雪可念固豈為曹氏出乎人心誰獨無漢也非曹氏則不足以大光吾民二子材略亦非曹氏不用二子豈忘漢者哉世事固至此也吾觀二翁德守恢大非沽激取禍者比教行乎二難八龍未有過舉雖二子有不掩衰世之質固亦人材之傑太史氏知星乎哉陽曹氏開氏其先葬太丘歲時過墟里夢寐名德未瘳也行閩越間得子朱子所命市上好亭陳氏聚星屏畫初本後有荅鞏仲至布置未安語好古好其人好畫好其意云

書方師魯文集後

余少時喜作陳思王小賦自謂文潛輩相頡頏然終不能進矣至若子雲相如之作則矯首慙然萃不能窺材力政不侔

也讀師魯暴布賦鎔意鑄辭浸淫乎二子亦奇矣余甚愧之迨其詩若文則汪洋演運平波千尺時有蜃鱷之駭使人神悚日移向若不進終亦獲其恬霽也蓋師魯上即計時有翁校書公方擢大廷第一親聞理本之言亦浸深矣

題劉竹居四覺窻詩後

世人生死夢覺中而不察也故達人以百年為一覺上虞劉君竹居題寢坐之室曰四覺窻謂一日之間夢即覺即夢亦復覺亦復夢如是而吾事畢矣然翁履人世今九十年矣凡幾夢覺耶不知所夢何適所覺何喻也翁笑不言且食蛤蜊

跋黃秋畦自書墓誌後

老陞翁閱世孰矣獨死事未有所屬手為誌文以遺其子介亦達矣然東坡嘗追諡劉伯倫以為未忘骸者翁亦當一笑

云

跋中不倚所藏吳傳朋帖

王逢原遺腹女是生吳傳朋書法因有自來此帖往復殆小
乘僧之流非高蹈大方者也不倚文字外人乃能寶之於百
五十年之後豈徒玩其筆墨之精世之人以殺為戲以業為
果觀朋傳此帖并榮之良砭歟

書蔣定叔詩卷後

金帛呼泉科舉事廢

明達之士往往以詩自暢然有詩

法有句法有字法森嚴玄邃未易入也定叔白首呻吟發情

止義其有得於書法句法字法者乎不然則山之選何居定

叔嘗次先人詩一握美家林今其子復能次定叔之詩獻聞

當世抑亦不匱之孝詩云乎哉

書唐人集句後

張昌齡生吞郭正一昔人所譏也自王介甫石曼卿始

集古人句為戲孔毅父遂刻意為之蘇子瞻已不怒矣近世

百家衣盛出能不無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之失耶某氏

子新如意矚父事游歷使能原性情之所感知禮義之所止

儒先生當避闕閱如搜掠未窮鼓不足而諷席雖李商隱之

祭魚楊文公之袖被祗見其勞而發亦止耳名山大川清氣

未歛其必有以語之者試挾此以行

羅國賓竹西卷後題

竹於秋為最宜其萌其篁其操凌霜雪而不屈竹之致固不

一也今夫金風有聲玉露垂液而竹灑然視萬物變化殊無

墮穫之色至凌雪霜而不屈勁而克其操者也臨安羅君明

經家也視萬物時有秋事植竹西塢以觀其灑然者勁然暮

色蒼然爽氣在袖作而曰鄭生不去吾道東乎

文華國如此山二師詩卷後題

二師吾鄉佳士也求諸冠巾而不得乃於吳越山水間見之
筆下時有食肉風味使二師不脫冠巾汗漫江海日挾毛錐
子自食且傷屯悼屈之不暇安得有此清鍊耶

洪崖先生圖

謂洪崖是耶三十年却走人間世寧有是耶謂洪崖非耶漢
宮唐殿行其庭者誰耶或是或非或見或不見乃所以謂洪
崖也

戲書竹蕙圖

竹有君子之節蕙有士大夫之氣抑大夫也君子人與

三十八代天師廣微真人小像贊

天人之師留侯之孫寔惟先封其慶有源乃進上公錫賚東
還吳山莅止玉佩珊珊公顏怡止公心夷止永懷

天寵不驚以喜維教之門維道之宅式瞻清風光我林壑

西湖游約

結方外友同作勝遊真箇中人允為好事况千里相逢誠非
草：百年一息去者溜：登山臨水或嘯或歌抱琴與書徐
行徐坐人耳人耳時哉時哉竹林之勝不數牙籌蘭亭之集
肯同金石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水中藍
味色裏膠青必有以也必有與也善畫者圖形其有賦詩者
隨意不拘

題方白雲山蔬譜

梁肉之味不達於山林蔬蕨之甘不登於朝市地勢則然也
然梁肉厚味固有以螫其子孫而蔬蕨清風千載有餘甘彼
夷齊者獨何人也耶固書以還白雲方巨濟八山蔬譜云

陪杜南谷踏雪上白石洞天賦返招仙辭

青山兮如龕白石兮如簪誰陟之兮有佩珊曰惟計大夫
之登乘兮有籌此探太極翁之上謁兮有丹此函方一策而
成伯兮履六甲而叩巫咸九還之在鼎兮玉女浴而丁公燔
去之二千年兮葛藟單有真人兮目眈乘鸞車兮罷朝
參鞭鸞鳳兮行江南斷雲檐兮裁雲縑研元始兮跡盤古箋
谷神兮說青驂嗟哉世之人方累九兮胡為乎不惴而沾
沾履固不可以察而汶兮言固不可以炎而磨而顧
何樂乎凌溝澗而渾兮斲自墮於天鉗歸來歸來誠不可
以久沐兮胡不汲河漢而煮雲嵐嗟哉爾山之人兮吾不
汝何云嫌

壽岩

人莫不欲以其所愛亦莫不欲尊其所知惟知與愛者之心
亦惟其善之歸而已王氏為善且三十年與之交者知其真

愛其施者愛之厚戀慕生於感激譽道起於裏松室切然
欲其久存於世而傑出於時也遂以壽岩易其名使慕義者
稱焉賦偈如左

福地

福地七十二在天地四方惟功成行滿者居之此神仙者流
之說也然而由人境求福地雖知者有不知語福地在人境
雖愚者有不信固非囿於形者之蔽乎夫人以至善之身履
至寶之地行義俾神明語嘿叶金石休其祥熙其和諸
福之物與日俱來而不出庭戶之間鬱然洞府之邃名山大
川日在人境中矣錢唐王氏某心有善根沃以素積視時廢
舉每得羸於泛舟之役補陀老人實示之夢利往利來垂三
十年於是所履益堅所持益厚而所施日益廣矣贊和蹈溥
動與吉會足無愆步心有寥天蓬萊方丈云乎哉方外之士

咸以福地譽之必有得其用心云

得葉天師奉化鎮海圖

余居奉化始從父老聞其事既而與修懸志及錄遺其事今觀此圖若信有其事者天地間山川流峙其性也性也其道也一易其性則非道矣宜和葉居之為神也

題吾子行瘞猫文後

子愛猫如愛人性馴善捕有人理也故封有丘尾有書象有肖匪溺斯礲乎狗馬亡辭惟蓋至矣

元松鄉文集卷之七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八

題大滌洞天

世路迥欲絕仙風杳若遺山餘秦漢跡石有晉唐詩日月樓臺曉雲烟草木姿藏書更何地白首付幽期

耐交吟

魚遊北海潮木偃南山切剖木、有漆煮魚、有膠二物幸相遇締固不可搖如何同心人不耐白首交

冬日

澁露行冬曦玄春散臘樹江郊卧歲年風雨犯百慮出門山斑：下有隻鳥翥山深鳥翼寒啁：咏中步

訪年大卿

自開黃葉徑城郭有山林老失相如壁負嗟靖節琴青天庭樹在白髮鏡塵深欲叩黃唐事寥：千載心

寄陳宣慰祐

客從崑崙來遺我一寸膠投之東海中濁浪生青濤世人飲
涇水淪汰如村醪醉久與俱化復惡醒者勞客笑予亦休注
水方滔

鄞女墓

一卷書存禍未央湖西人老淚浪浪東風不與埋黃壤孔雀
屏深坐蔡郎

書禘祖拓齋先生白頭吟卷後

少陵三賦明光宮清吟往嗟不逢退之文帝起八代獨與
東野相追從詩人肝脾有清氣語嘿正與時交通我翁名
四十載回首清庙埋黃鐘懸將萬斛扛男力波瀾捲入呻吟
中酒酣院籍已類達瓶空靖節祇言窮願無一語道與仆自
興大雅同汙隆諸孫習氣掃未盡日有元白來郵筒更從帳

下給騷卒一盃俛仰天夢

顧道士松巖圖

貞姿自孤特况乃生巖局巖局抱石姿貞姿懷茯苓所以松
間人獨誦黃庭經清陰傲白石野潤含青冥便欲托巾履何
用腰紅鞵

屏居

壯志輪困強未消屏居萬事飽塵勞負知渭竹真堪傳老恨
江梅不入騷山谷樵歌聞日月江湖魚計足風濤妻挈燈後
應相笑頭上如今有二毛

題外弟唐楠扇

南北阮郎俱白髮東西施子共春風人生得意何所羨博後
神叢亦謾同

海扇 海中有甲物如扇文如瓦
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々思自淺猶抱
明月馮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終一見對人搖動
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荒村市

荒村一機布辛苦朝至夕置之羅綺傍不入金粟尺持歸語
村婦投梭面不憚機手那可換明年漚麻白

次韻吾子行新年

有道貧方樂無營生亦深新詩知病後老鬢覺年侵信有乾
坤力時勞江海心文園亦消渴渾愧白頭吟
已分身將隱還驚老易過時未慰岑寂相與惜蹉跎白髮短
猶櫛青銅暗欲磨人生有如此我醉子當歌
雪後春風起天空江水來新年渾作客多病孰憐才有道生
先老無人首屢回承楨須不爽聞已掃丹臺

公子舞歌

明河在天不可舫我欲汲之成酒醪維北有斗不可量我欲
把之為酒觴人生豪誕有如此况有開筵柳公子公子平生
白苧袍酒酣起舞天為高大鵬長風九萬里老蛟鱗甲秋江
水坐中忽唱河西曲琵琶聲高裂寒玉態濃海樹出鷓鴣意
足霜枝下鸚鵡為君一洗兒女目衆賓自愛白宰酒情歡不
用夫起壽長空更喚明月來人影檀欒風滿袖

鳳求皇

鳳將以求其皇：既遂辭毋傍遂皇孔良不與毋同翔鳳心
長海樹涼

用子行韻簡周景遠應奉

供奉平生酒中即絕代書自便青瑣直未放碧山居輩行人
誰在行藏意自如絲綸須世掌曾識典墳初

投容齋徐大使

湖山出清夜靜攝禹井喧誰持白月行鬼物肝膽寒徘徊弄
明光孤照欲墮軒不眠坐成曉海濶塵氣昏
幽蘭擢天秀玉立寄巖壑生同野草青老壓俗眼白豈無桃
李榮東風亦輕薄作書戒荃蓀深根付開路

送許君實同知之任鄉邦因簡于有卿同州

一出已十載江流只目前家鄉荒政日客路獨醒年南邵碑

錢遠東山屐蘇圓歸心隨使鷓漢海雲邊

道訪子昂舟出苕溪

吾道何迂濶舟行亦滯留客心當震澤詩卷出湖洲風急初

歸鴈沙暝欲下鷗誰歌招隱曲白首若為酬

謝廣微真人假以自然處士之號

處士猶處子声光畏人聞政如豹隱霧又似虬蟠雲乾坤照

孤眠草樹含幽董虛名儻可乞何以娛斯文

客游華亭訪衡山齋

東浙青山少西湖白髮新漸多江海伴更卜水雲隣楊柳初
籠雨薰葭欲刺春不愁成汗漫天地有閒身
老缺無魚久孤亭有鶴來聲名為客累懷抱向人開白雪仍
巴曲黃金自隗臺一年春又半搔首鴈空回

劉將軍射虎行

半濕新蹄山徑曉於菟夜渡海中島百夫鼓譟屋瓦震將軍
彎弓白日皎地形平露草不長狂嘯無風威欲倒玄翎一中
洞心曾坐據木床腕鬚爪胃中白骨誰家魂紅肉已供人醉
飽人生意氣不下堂車鐸當馮婦老

曉發衡山訪子昂學士

山林真學士天地一詩翁乘興不可返孤舟雪後風浩蕩襟

期別艱難道術窮何當真卜宅共老水精宮

送鄧善之修撰王眉叟孫初心二提點同入京師

客上幽并道人瞻李郭舟天清北斗近水白御河流鄉月殊
庭表文星掖襟秋相看多道氣同是泛瀛洲

留別沈介石尊師

我木遊山來竟坐三日兩洞深石頭滑對面成幽阻平生韓
退之衡雲故吞吐復恐北山移林慚掩虛戶人間出處事造
物改未許下山見塵霧回首天一柱

壽杜南谷席上得寒字

洞府人間見春風花底看新宮銘有艸白石篆有丹道在人
知往門深客遂歡會開唐正觀莫惜海滙寒

送吳養浩編修入院

制作方期子編摩正得人重金須陞對良玉已庭陳逸氣

塵閣清風起古淳騎驢當盛日猶見玉堂春

屢訪開元陳高士不值

我亦乾坤一腐儒杖藜時訪白雲居故人不入江湖夢道士
空驚世俗書蕭史鳳歸雲縹渺劉郎桃在雨扶踈當年親見
東風事楊柳絲二月餘

李唐春牧圖

春氣薰人未耕作江草青牛齒白牛飢艸細隨意嚼老翁
曲膝睡亦着蓬頭不記笠拋却午樹當風夢搖落夢裏牛繩
猶在握昨夜困頭牛食薄

明皇貴妃並馬圖

宮生已無素盜却輦車不見婕妤好辭夢回南內淒涼夜幾度
東風並馬馳

山平水遠圖

三杖波濤獨暮天
九疑州樹泣晴煙
人生住此空高臉
幾夜秋風得穩眠

用韻酬陳渭叟林伯清

我本厭塵市志在棲幽清
還聽客城雨深夜愁寒更
山中兩道士孤鐺煮雷鳴
漱沐得清謔久却世上名
何用王子喬相從學長生

題赤松園

安期一局石上碁
臧穀兩兒松下石
山中人在蓬萊宮
夜半飛丹九天赤
山人曉携白雲出
袖中却帶金華還
朝廷有道海藥至
金馬門外無青山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八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九

侍家君行雷公山中謁大父墓因和淵明韻

歲月不可恃
四時如昔休
今日復何日
父子同嬉遊
雷公山氣佳
春水生溪流
上有冥飛鴻
下有忘机鷗
杖履遍林谷
徘徊依先丘
樵牧賞我趣
班荆為賓儔
酒酣忽高歌
山空聲相酬
昔者焦先廬
似此深密不
衣冠不足惜
陵谷非吾憂
松根茯苓長
便此居何求

和唐玉潜用友人韻見寄

獨憐鬢雪上蓬婆
未得逢君鏡水波
上世冬青高誼少
山中日錄好詩多
白雲明月懷安石
細雨斜風老志和
人事參商那有此
時勞相望意如何
冬青事見別錄

四鴈圖

江北江南秋正驕
孤飛萬里氣方豪
平生慣有冰霜翼
却笑

東風燕雀高
滿腹秋風鬱未開一聲清淚九天回人間兒女有癡夢明月
樓頭獨往來
孤味雙翎睡舌香蘆花水淺海雲黃城頭未落三更月夢入
青天萬里長
兩翼清秋捲未翔北風喉舌水雲鄉菰蒲萬頃食不盡肯與
羣鳧逐稻梁

春晚

春風吹紅殷散作綠樹兩繁華乍當軒清影已滿戶晨興散
髮坐幽鳥對吾語一咲江海深萬事天地古富貴不可招貧
賤那可拒誰能安其常黥婁有賢婦

和吾子行見寄韻

坐覺秋風老貧猶借屋居長年空竹素何地不蘧廬道義時

相對行藏日可書人生有知己我亦出無車

送空菴焦禪師北上

有道身仍貴無言機亦空宗風當一代弟子已三公晞沐青
天外行藏白業中若為辭寵教回錫大江東

賦用拙齋

青山有神姿白玉足清弄高人息世鞅田父好懷共龜生未
上書意氣不可控柳子旣一揮乃欲託愁諷簷蛛布晴網野
繭作春甕物化固如何勿語癡人夢

答上虞友人

古樹隔江流青山日夜浮天清家自遠月白地曾游詩酒貧
何益功名老亦休歸心雲不礙東去又東頭

湖山堂

樓臺影落空明外鐘磬声來紫翠中白日一庭歌舞地蕭々

旅蔣已秋風

重游昇元歸寄陳道士

獨往有所適重來興未窮蒼雲山色外晴日樹聲中世亦思
遐舉吾方抱屢空平生司馬約回首起玄風

七夕客中

容易鄉心秋自生紆餘老態日縱橫無官謾賦五升糴有婦
難呼一石醒露氣滿山高木落秋風入屋短檠明薄田可買
歸無計星漢年々浪影清

月下歌

月從東出西壁沉曾照千古萬古之人心人心只有月照破
達人當之成酒淫卿不聞李太白蘇子瞻把酒頻問月無月
酒不斟月為抵愁之白玉酒為買笑之黃金吾徒悅俯明月
下月亦傲兀窺人深徑須樵嬰倒甕為月盡一醉如何青天

白眼放月還西岑狂歌他日作佳事共道此樂今宵今

喜陳茂陽客歸

對坐頭俱白愁來強欲歌出門知己少遇事折肱多海氣低
青嶂年光暗綠莎不堪妻子笑舌在欲如何

上虞客中

黃葉空堦曉清齋白髮人于々風力緊滴々雨聲頻妻子千
山眼詩書一飯身人間有知己棄老未相親

北山錢令公墓

北山老樹寒生耳三百年来閱城市馬嘶無跡土花香有客
有客秋風裏當年玉節照人間未願羞殺江南李誰將金盃
不歸來忠孝子孫元不死空堂白日坐衣冠漢祖嘗祠魏公
子

岳鄂王墓

忠魂比明月可死不可滅空堂坐貂蟬荒塚埋碧血當時劍
花寒肝膽照北闕君臣計已定一死何足雪河山翁仲青坐
見氣消歌欲語老胥心飛濤過吳越

寄襄貴丁明府

訂交吾邑有瘦馬兩月其甥徐天麟歸奉承故云
小桂堂前手自栽未沉沙榻已生苔青山自笑不歸去白馬
相看時獨來涼月清宵誰與共好花晴日不須開明年應度
盧溝水早寄春風郭隗臺

登初陽臺

人生塵埃中白日送昏曉不上初陽臺百年空自老神光散
瑤天寶氣橫碧草想當丹成時聽車謁黃道丁公骨已寒壬
女跡亦掃獨有山下泉清甘散群槁秋風灑銅盤夜月照吳
沼陂竹不歸來浩歌林影悄

垂老

垂老真無計勞生自轉難佩雲春不暖糴雪夜能寒身世鷓
鴉杓行歲首帶盤東風有庭戶悔不日追權

過華亭留別湖山諸友

出處何時定歸棲老尚遲江山無倦客天地有真知竺嶺呼
猿日華亭聽鶴時平生愛杯酒到處付襟期

賦當塗靈鷲山月印池

池水無流時月明無定姿池空明月來上下光琉璃但懼陰
晴多相遇長參差咄哉會心人庶以坎自持

東隣

人不入城府幽棲奈懶何新知相敬少舊藁欲焚多風雨蛙
雙部江山日一梭東隣有朱阮樽酒且頻過
八月十五夜對月

客路惜年、中秋月自圓正憐兒女側不共弟兄前老去一
丘壑人生二頃田茲游諒何事清影未能眠

贈相者王月屋

布囊詩卷勝黃金白紵烏碧眼深自是清時少遺逸不須物
色到山林

地爐不鑄儻來錢幾欲歸來着醉眠白髮相看須一咲人生
富貴出長年

登餘杭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子昂

乘舟出東郭泛、茗上溪起登綠野亭玉人片雲西遙知水
精宮坐與天人稽鷗波付浩蕩未足成幽棲沂流竟欲往相
與尋孤携

題鏡石

靈靜本無點磨礪不記春青天孤月在白髮幾人新

題默齋

不言之默吾全吾身無言之默吾全吾真時行物生夫子聖
人

和杜元用見過韻

湖上新樓好相遇不厭居年光吳地老客夢越江分聚散無
虛點窮通有昔聞時遮西望眼舟、見浮雲

携家華亭

六月下扁舟人生入客游青山浮日遠白水際天流老色先
秋鴈初心有海漚鹿門在何許吾道日悠、

寄題終南山甘河遇仙宮

河水甘河水甘車轄、春酣、平生不識劉海蟾解瓢一酌
香醪甜此酌濫觴人屬屢七蓮東海天光溼行人千年下終
南臨河不飲空停驂河水甘河水甘

送延慶濟上人歸西

人世難為客，心空不待年。坐深千衲在，道許一燈傳。白日論詩地，青山住世緣。高歌望吾子，我亦買歸船。

十二月初六日曉發松江

冬霧比春濃，舟行日未東。可能辭物役，豈敢怨途窮。清興乘江水，交情付曉風。流年今白首，何日慰飄蓬。

送吳縣教之麗水任

城郭萬山中，扁舟載北風。溪清芹更碧，地暖杏先紅。忠厚期多士，源流復迺翁。周郎有遺躅，吾道未終窮。

九日詩寄明碧竹院

我豈人間客，秋風託爾隣。一聲清唳曉，萬里壯遊身。出處自有道，棲遲未厭貧。黃花謾情思，清對未歸人。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九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十

石刻天台瀑布寺謝表

雲漢用章來

九天之丹詔，林泉改色開。一道之銀河，萍水交歡。雨花散瑞中，謝茲蓋欽遇。

皇帝陛下，心行四海，德會一元。風雨霜露，無非至仁。妙化機於不息，山川鬼神，各有寧宇。肆佛教之重興，大轉法輪。載加講席，臣僧敢不廣延釋子，仰報聖恩。衍智者天台之宗，式克用勸賦興公瀑布之句。永矢弗諼，庸妙談於九旬。仰祈年於萬億，臣僧無任

省府祈晴意旨

日者衆陽之宗，照臨在下。民為有國之本，種藝維時。俯歷興情，仰祈大造。伏念某等，誤膺朝命，濫倚省垣。國賦有程，豈微

催之能免官刑惟恤或詳謝之未精不稼不穡而胡取禾其
身其家而不知本遂成積累乃遭灾屯顧惟江浙之間田最
早而水易溢迺當夏暑之日雨不止而民重咨麥已熟而不
收秋既老而莫種失此及時之役曷為卒歲之供心則凜然
民之瘼矣敬闡祈禳之典以求開霽之恩伏願雲漢昭回乾
坤清穆寅寅饒御無曠於義和自明自威治聿歌於堯舜

省府祈晴青詞

大明生於東惟無私照百穀麗乎土乃亦有我俯應輿情仰
祈穹聽伏念某等誤膺朝命濫倚省垣治民事神之間能無
所愧修身齊家之道罔底于行適當夏暑之時未遂田功之
本弗種胡獲有欲必從敬求開霽之恩以請生靈之命伏願
乾坤清穆雲漢昭回昊天曰明宜舒長於化日烝民乃粒式
歌詠於豐年

呂道錄保安醮疏意

皇穹降監崇控忱辭萬里還家庸陳諾責叨榮已愧昭謝惟
恭伏念臣幸固儒風竊窺立學粵自先師之入覲獲侍後塵
乃蒙教主之見知俾陪清列近由北上迄乃東還念山川道
路之阻修何恃而徃矧寒暑陰陽之變化惟疾之憂壹是控
祈雨全出虔敬潔精純之薦仰酬覆載之恩伏願
上帝垂仁高真錫祉儻身游鄉部粗安清淨之規則日睇立
門少遂繼承之托

謝恩醮疏意

立穹監在恭被聖書如有庭深叨塵鄉部拊躬知惧稽首加
慚伏念臣早涉世机幸依道域委心冲寂豈曰淵宗遇事迂
踈未聞立與尚念先師之際會僅拜寵光敢圖教主之矜存
俾循往武惟教事有鄉隣之舊而教門煩規度之餘何以仰

承未知淑後敬潔精純之荐用伸昭謝之私伏願
上帝垂慈衆真錫察常清常淨共瞻官府之更新是繼是承
式衍家山之甲乙

宗陽宮三清殿上梁文

玉京三境之居威顏如在天子萬年之壽景福有所瞻惟宗
陽之宮翼近省垣之地山川交慶棟宇一新載惟杭州路道
錄佳持提點南谷真人生過聖朝恩承先帝理身如理物日
深抱一之切事君如事天時謹祝釐之奉越自銜車之聘召
荐被塗書之護持玄都之樹森入垣墉滄海之波輦為基築
于是輪奐極東南之美經營來山嶽之奇畫棟朝飛開金闕
寥陽之殿恭球畫見儼瓊林羽蓋之尊增八荒壽域之基後
四海太平之觀以朝以夕以禱以祈自我聰自我明擬形容
是之謂象在其右在其左非壯麗無以重威爰舉修梁載陳

善頌

拋梁東海月圓、上碧空若木風清黃道直太平風物萬方

中

拋梁西瑤臺新月碧雲低閭闔春深玉母宴九重孝友壽天

齊

拋梁南殿閣薰風入陸簾星極老人游象闕遙呼萬壽華封

三

拋梁北斗極天高星歷、五雲深處紫微明炳、前星垂正

色

拋梁上萬國熙、瞻治象風時雨若泰階平鑿井耕田民擊

壤

拋梁下百穀茂、秋滿野人、鼓腹慶豐年草笠黃衣通八

錯

伏願上梁之後玄風招布道化流行
皇矣上帝監觀四方衍天下歸仁之治錫厥庶民歛時五福
致臣子報上之情

四聖延祥觀上梁文

乾坤拱北極之居威行四衛棟宇開天宗之勝福鎮一方海
岳騰歡神人交贊恭惟玄教大宗師上卿真人身為教父道
際聖朝入承清問出侍屬車簡在九重之寵下諸重玄上探
無始妙凝三極之光儼然上界官府之尊貴爾東璧圖書之
序築宮房而留侍錫崇真萬壽之嘉名對湖山而坐馳領延
祥四聖之珍宅自夜半有力負山而走至堂上一言侵疆以
歸千載之規其道復昌十年之間何事不立今則紫垣突兀
畫棟遙飛瞻天象虛危之垣噦其冥噲其正當揚州牛斗
之豎赤、厥声濯、厥靈爰舉修梁載陳善頌

拋梁東一水天門紅日紅祥風遠起蒼龍角草木葱龍萬野

中

拋梁西天目山高碧漢齊秋風成萬寶玉于菟外下苔

溪

拋梁南一塔河西九曲參薰風朱鳥神宵止声教煌々自翔

潭

拋梁北一天星拱開璇極朔風高駕玄武尊萬里承恩車軌

直

拋梁上雲漢昭回著天象帥垣四列紫微高威德堂々民北

嚮

拋梁下山嶽真形鎮民社時賜雨若地力饒治世歡声散田

野

伏願上梁之後玄教靈長明威昭布遠揚聖化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衍作太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宗陽宮講堂上梁文

青牛車之立教以道授以言傳玉麈尾之談玄其人存其政
舉瞻宗陽之主宰寔教門之棟梁昔畫宮於堵垂三十年今
自堂徂基為第一義共惟南谷真人言為世則心與天通八
彩重瞳接青光于堯舜兩儀四象授玄旨于羲文發老子五
千言為有用之書去堯夫二百載得不傳之學無為之為蓋
自有道可以則久夫亦何心丘壑胸中三年種竹十年種木
咲談物外左手為矩右手為規于是植幢蓋于瓦礫之場使
城郭有山林之趣鼓于宮声于外來霞屨于四方跋斯翼翬
斯飛振宗風于千古載陳善頌爰舉修梁
拋梁東吳越平分一水通曉日高懸黃道直蓬萊一葦起天
風

拋梁西空翠濛濛水一堤鐘梵声中祠太一星階月地碧雲

齊

拋梁南碧漢河西塔影參出鎮飛濤跨胥種箭痕吹影老虬

髯

拋梁北關巍關斗極虛危垣下繞電蛇仙佩珥飛白

石

拋梁上萬歲千秋開治象祥風甘雨報豐年四海熙民擊

壤

拋梁下薊雨燕雲擁宗社一堂穆眾賢和藪鳳郊龍無遊

野

伏願上梁之後道鈞布物講舌懸河乘黍珠于九天遠者來

近者悅湧玉局于大地統有宗會有元用開後覺之天欽祝

聖人之壽

醫士求財施藥疏

扁鵲之門不拒病夫蓋欲救已然而防未然狄公之籠室多
藥物奈何得有限而求無限况俱收並用得宰相之方而羨
補不足乃仁人之事用干達者助我初心將來施諸已而及
之人毋曰乞諸隣而謂之直僮參苓為君子甘草為國老並
蓄良材則却却為婦人咸陽為小兒大施敏手

吾子行夢蝶壇疏

誦五千言嘗究猶龍之旨以六月息載開夢蝶之壇善戲謹
考志恠者也載惟真白方丈布衣道士存方寸地卧百尺樓
有淳于髡之滑稽有東方朔之博物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惜
不用賦于夫子之門李邕識面王翰卜鄰肯嘆誤身于丈人
之听于是心超蟬蛻之境神游鳥跡之初蓬然相然何
必扶搖三千里九萬里閭也侃也侃也侃也侃也侃也侃也

七人莫咲邊孝先請問南華子

朱伊叟注刊詩板疏

古者有采詩之官雖諷詠而必錄人生為垂遠之計豈言語
之可無有如伊叟之賢是亦浙東之秀五十年客食已愧白
頭數百篇詩章豈無青眼况家秘書為之序引戴翰林重以
品題有不逃藻鑑之公大抵出性情之正咲推敲之未定几
度月明慙傳寫之或多一朝紙貴乃謀鋟梓誰與揮金或怜
心力之勞少賜騷場之賞名字之立幸不幸敢曰診癡江海
之遙知不知共期愛助

買屋疏

擇游斯擇居每羨江湖之樂問館必問舍豈無交友之情相
典謀一枝之安或者諸公之責况錢唐亦士大夫之冀北公
安歸乎而西湖豈捷徑者之終南吾無隱爾不用旋我楊柳

何妨高詠梅花須知東書有屋廬便可借車載家具王翰卜鄰李邕識面尚尋杜曲清風司馬買宅鄭公置園猶是伊川盛事允為佳話各載芳題

代曹彥祥疏

有客清廣以自高當全其節使人既窮而不憫夫豈其情有如彥祥之賢寔為曹氏之季夫人自一介而上皆足以供妻子之歡而公則二年以來惟恪守軍旅之事其貧如此其守可知不改其樂不堪其憂亦今所少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毋渝爾音

四聖延祥觀塑三清聖像請疏

太極渾淪擬形容之是謂象威顏咫尺而神明之存乎人儼如對於高居信須達于妙手載惟某人山川秀稟造化功侔是以似之肖貌天地之性進于技矣游神元始之前適從龍

溪年中曾入黍珠會上遂令制作超入空玄自我聰自我明有相之道在其左在其右毋貳爾心幻成三境之尊欽祝一人之壽

代道錄司賀天師壽

茲審瑞應赤松祥開仙李接龍漢年中之統作天之師開瑤池宴上之春曰仁者壽歡傳洞府喜溢江山况九重頌正印之初正羣仙銘新宮之日某濫為司鑿是信甚歡情二十四巖清垣之尊誕揚宗教三十萬里弱水之隔遙徹頌聲

代四聖觀賀宗師壽

赤松瑞應紫氣春浮秩進公卿據東壁圖書之勝教行海岳儼上界官府之尊光近天顏歡傳人世仰惟某官性涵太素德合自然為大宗師默贊無為之化弘太上教恭延有道之長邈象麓之仙源開燕雲之華宴某等身依庇廈情切辨香

春 誦道德五千言遙致松椿之祝望蓬萊三萬里永依桃李之

賀吳閑、都提點

道除九重提宗門之正印身為眾父得玄教之單傳賀溢冠裳歡傳海嶽仰惟某官玄冲而清淨沉潛而高明大知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至人默、和光同塵而淵乎宗鼓大道索籥之春新上界官府之聽有三寶有三樂頌舉世之所希無二道無二心合眾妙而為一遂令末學屹有白歸某等踊躍辨香周旋范廈大宗師之玄奧德愈盛名愈章聖天子之簡知祖拜前孫拜後敷陳言淺欣抃情深

開元宮鐘銘

鼓風霆爐造化范鴻音時旦夜大道鳴皇風駕祝

聖人壽天下

佑聖觀中鼎銘

道士吳存真募吳德潤 金鑄中鼎銘曰

聖人

肅堂銘 為昌國李侯作

昌國在絕島中波濤之間鬼神出没魚鹽舟楫之民政未易治也河間李侯某為刺史三年人愛其樹余不及識侯州文學嚴心傳來為余言侯仁人也榜其居以肅堂自號子弟銘之余聞行宇宙間者惟風為最神風者造物之橐籥也于春為至仁于秋為至肅今夫春嘘枯吹生風之仁也然蘭蕙叢生于蕭艾之中薤蔓爭長于株林之上仁且有過乎然因材而薦之道則未嘗不整

仁非肅之造乎逮夫金風一行萬物以成忘者彫落真者孳斂肅豈無功于物乎然伐後之肆食餘之果生意抽伏正冕然肅非仁之濟乎乃為之銘曰天地之間和氣生物以肅行秋真存安滅曰仁非肅中有品節曰肅非仁生意勃是曰兼濟柔克剛克于以觀風君子之德

代賀天師生日呈子

茲審赤松瑞應紫氣春浮作天人之師肇千二百年之道如山阜之壽開二十四岩之祥垂奕葉之光華埴玄門于永以茶身游琳宇心逝清垣九拜惟恭一誠匪簡擗麟脯以行酒莫陪上界之羣仙問龍漢以紀年益衍後天之遐筭下情無任震越祝頌之至

趙蒙齋入道疏

三教並立天地間惟士之末流謾無所向萬事不如雲水樂而身之將隱何必求文况於今為庶以來亦嘗得其門而入儻腰纏十萬貫相與成騎霍之遊則口誦五千言便可究猶能之旨小子有造諸公慨然

定光寺立經藏吉語

大雄氏以言垂世寶藏興焉公輸子以巧服人金輪遠矣自白馬寺流傳寢廣而火牛車委載弘多如日之布如漢之垂不離文字如天之旋如地之運立透機關手好手中大作莊嚴人非人等皆生歡喜某幸操末伎來佐勝因八萬四千母陀羅屈開無盡歲五千四八卷聖諦義轉不退輪永鎮定光之伽藍仰祝無疆之聖壽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題任松鄉先生文集後

右元四明任松鄉先生詩文十卷凡若干篇舊有諸老先生序銘冠其端其孫今福建叅政勉既刻梓以傳後來徵余言於戲先生之行之文序銘言之特詳信乎有傳於世矣雖然余讀其文觀其學萬實而弘博其氣溫厚而舒徐其辭沉鬱而頓挫鏘然而

金石奏燦然而琅玕呈卓卓乎一家
之言非淺之為儒者也又豈必附青
雲而後施於後世哉昔太史公重晏
子為人欲為之執鞭余於先生之文
亦所忻慕焉尚何辭邪
永樂三年冬十一月國子祭酒同修
國史胡儼題



程